

山茶花散文丛书

青 岛 散 文 选 萃

远
方
出
版
社

青岛散文选萃

青岛散文学会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济南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 字数220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ISBN7—80595—165—9/I·155 定价:18.60元

告 读 者

这是一本青岛地区散文、随笔作品的选集,由青岛散文学会主持编选。近几年来,散文随笔的创作和阅读,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这类书籍的出版,也因之而呈兴旺趋势。青岛作家协会主编的《青岛散文选》所收作品,大体为1995年前发表的,我们这本选集所选诸作,完全避免了与它的重复,且多为近几年的所作。从这两本选集,可以看出青岛散文随笔创作呈现出的欣欣向荣景象,与作家们取得的可喜成果。

我们这本选集所选作品,是在会员同志们自选的基础上精选出的,也汇集了会外部分散文作家选送的精品。从整体水平来看,是比较坚实、厚重的。我们未请名人题签作序,也不准备作任何包装、炒作和自吹自擂式的广告宣传。我们不想以“商品”来处理这些散文作家们的精心之作,而愿以最质朴的一腔热忱,将它们奉献给喜欢阅读散文随笔的读者,这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品位的体现了。

为了阅读方便,将所选著作分编七辑,其实只是一种粗放的梳理和组合,并无严格的划分界线,事实上也很难区分,保持一种“模糊性”,是尊重文本自身的复杂性的明智表现。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各自为政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其组合、序列都无关紧要。也不妨说,这本书基本上采取了无序组给的方针,作品排列先后,即不按作者姓氏笔划,更不按其社会地位、知名度高低,和作品水平为根据,完全由分辑与阅读的方便来决定,可以说有很大的随意性。作者们当不会因排列先后而有何“感觉”,处

处讲“排座次”，境界便太低了。

分辑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辑，大都为“美文”型的散文。

第二辑，生活随笔一类，所谓“凡人琐事”之属，但并非低级趣味。

第三辑，对于人物的怀念和追思。

第四辑，对于曾经居住、生活或旅游过的地方的“怀旧”抒情。

第五辑，往事悠悠，从记忆的“渗漏”中如梦如烟的回顾。

第六辑，读书随笔、札记，以及有关的评论文章。

第七辑，思想随笔，杂文一类。

也许，应该向读者推荐一下集子里的优秀篇目，提供一个参照？考虑到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常因人而异，由于生活阅历、价值观念、美学情趣的不同，标准极难划一。你说好的，他可能并不喜欢；你认为平常，他视若珍宝，这均属正常。因而，倒不如保持沉默，将评头论足的“权利”，统由读者行使，也免去编选者的偏见，造成“先入为主”的误导之类。我们所能说的，只能是，优秀的篇目确然存在，置之于全国的散文选本中亦无愧色的精品确然存在，哪些篇，请你自己慧眼觅珠去吧。

青岛散文学会

1999年8月

目 录

告读者..... 青岛散文学会 (1)

第一辑 人生断章

老 屋	李恺心 (3)
沙枣树	贺中原 (7)
在路上	陈为朋 (11)
植物小品 (三题)	耿林莽 (14)
信步琉璃厂	王亚平 (18)
不应遗忘的允诺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的父母	金翠华 (20)
独立寒秋	孙 震 (27)
残 荷	韩嘉川 (31)
摆小摊的	高胜历 (34)
人生断章 (三题)	胡念邦 (36)
带缺口的耳朵	王月书 (42)
癞蛤蟆的烦恼	卢 稼 (46)
与鸟对歌	姜云先 (54)

第二辑 忘不了那些猫

宠物遛宠	鲁 原 (61)
忘不了那些猫	王 濤 (65)
鼠年, 向猫道歉	孙 震 (71)
儿子种花	周海波 (76)
白菜花	耿议忠 (78)
一石两鸟	刘凯军 (80)

母亲和小鸡·····	董金田 (82)
一个“打工妹”的故事·····	陈祥泰 (84)
做懂事的女人·····	高伟 (86)
朋友的妻子·····	陈筱君 (88)
棋友·····	王月书 (90)
风筝情思·····	孙宝林 (92)
车后烟尘·····	卢稼 (95)
时 令·····	鲁原 (97)
小鸟, 再没飞回·····	孙震 (99)
赶 集·····	耿议忠 (102)
蓝宝石·····	金田 (105)
母亲和家·····	王月书 (107)
燕儿岛的孩子·····	陈筱君 (109)

第三辑 怀念与追忆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郭同文 (115)
鬼戏人情	
——孟超在五七干校·····	鲁原 (118)
怀念殷煥先先生·····	王期辰 (121)
画如其人	
——张朋先生印象·····	傅平春 (124)
怀念英雄·····	李洁 (129)
母亲, 我们心中的一座山·····	王濤 (131)
容 器	
——关于男人某种弱点的寓言·····	陈为朋 (139)
岳 父·····	刘凯军 (142)
大姐, 你走得太早·····	耿议忠 (145)
青山绽放美丽的希冀	
——再访刘家下河村·····	金翠华 (150)

第四輯 在那遙遠的地方

在那遙遠的地方	賀中原 (157)
芦花，又開了	李愷心 (161)
風雨雙河鎮	嘉 川 (164)
小 橋	侯修國 (169)
淮陰，水上的土地	李 浩 (171)
嶗山秋水	郭同文 (173)
湧泉灘	賀中原 (176)
遙遠的瑪瑙石	肖 冬 (180)
紐約雪夜	侯修國 (182)
小城·小河·小巷	韓嘉川 (184)
魂系家園	丁淮修 (186)
讀 山	王昌堯 (188)

第五輯 記憶滲漏

記憶滲漏	賽亞人 (193)
春節憶趣	李愷心 (196)
人生回味（三題）	王亞平 (199)
早 年	耿林莽 (204)
最後的驛站	金翠華 (208)
印在心灵上的記憶 ——庚午嶗山眺望大火追記	姜云先 (211)
杀高粱	任春忠 (216)
一點往事	王基德 (219)
吃的回忆錄	耿林莽 (222)
永無了期	王亞平 (226)
畫家夢	陳筱君 (228)
儿时家鄉的歌和劇	李愷心 (231)

第六辑 读书随笔

- 关于书法美与诗词美的思考 王树先 (237)
- 遥远的绝响 高胜利 (243)
- 读书随笔三则 周海波 (245)
- 生命忧郁意识的内心独白 胡念邦 (252)
- 春夜读师书 郭同文 (260)
- 警惕阅读 赛亚人 (263)
- 生命常绿的芬芳
——读戴永夏的《心祭》 金翠华 (265)
- 呼唤性灵文字 王基德 (270)
- 谁的幽默更“黑”? 姜鸣钧 (272)
- 折 价 高胜利 (274)
- 古典的魅力 王基德 (277)

第七辑 从锁孔里窥视

- 从锁孔里窥视 陈为朋 (283)
- 你的生命在别处 赛亚人 (287)
- 怎么办 刘 涛 (290)
- 冰海·沉船·妇女节 高 伟 (292)
- “小蜜”钩沉 周海波 (294)
- 听好话 高 伟 (296)
- 人才学随笔(三题) 何 寻 (298)
- 辞旧迎新说祭祀 孙宝林 (305)

第一輯 人生斷章

老 屋

李恺心

在故乡的众多记忆里，最深的莫过于老屋了。

老屋是四间旧草房，老家人习惯地称为正间、东间、西间、里间。屋墙是石块和土坯垒的，墙皮用黄泥加麦糠抹成。两扇发黑的杨木门装有一尺多长的木闩。窗棂有九根，里面封了白色的薄纸。屋檐让烟火熏成了黑色，镶嵌在中间一根上的三枚铜钱仍然保留着酱紫色的轮廓。屋后是窄窄的小园，里面种着关东姜，还有一棵臭椿树，夏天的时候，常有蝉在上面叫，一开后门，蝉便飞起，洒下的尿像毛毛雨。

我家是村里比较穷的户，屋里摆的，炕上铺的都是破破烂烂，特别是那张芦席，靠炕沿的地方全破了，露出了泛着烟燎味的土炕面。尽管这样，在儿时的记忆里，老屋却是那样美丽，那样宽敞。

老屋大门朝南，门前有盘大石碾，村后街的人都用它，整天吱吱哟哟。石碾旁有棵上百年的槐树，树枝长满了绿苔，槐花开的时候，在老屋里可以闻到浓郁的香气。槐树上有个大喜鹊窝，天刚放亮的时候，常常听见喳喳的叫声，每当这时，我娘便说：“喜鹊叫了，谁家今天又有喜事！”

过了春节，要正月，闹二月，不知不觉，天渐渐暖和了，一种叫“买卖快”的蛾子在屋里飞起，撞得窗纸砰砰响。窗上的破洞在南风里发出哨音似的响声。这时，大人忙着到坡上干活去了，我们这帮孩子便成了天不收地不管了，一会儿蹿到这家，一会儿蹿到那家。我们经常是老屋门口的捶被石上摔泥巴玩，或围在墙边，做“打倒小矮人”的游戏。其实，我小时候不愿过春天。大人常说“好

过的年，难过的春。”那时，对“难过”的含义理解不深，但饭棚的黑饭罩里天天盛着菜蛋和地瓜干，就的是“瓜济头”咸菜，顿顿如此，吃得够够的。好在半大小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能吃饱就行了。只是常在清晨，看见娘坐在炕上，披着衣服，在油灯下叹气，也只有这时，心里才觉得沉沉的。

那时晚上点的小油灯是用玻璃瓶做的，灯芯是纸绳或棉花绳，点一晚上，鼻子便拱满黑黑的烟灰。家里没钱买油，灯不能长时间的点，每天晚上，大人都要嘱咐：“别忘了吹灯，把油点净了！”

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点起熏蚊子的山胡椒绳，东屋西屋的大妈婶子们聚在老屋院子里拉家常，墙头上的葫芦花在月光下显得很白，葫芦蛾在夜色中时隐时现。我哥掐一朵葫芦花擎在手里，口中说着：“葫芦花葫芦蛾，你不来，捞不着！”不一会儿，便飞来一只葫芦蛾，长长的须试探着花心，哥哥的手一捏，葫芦蛾便被捉住了。我也学着掐一朵花，擎着在院子里边说边走，但没耐性，捉不到一只蛾，最后干脆把花扔掉，找双鞋朝空中扔着招蝙蝠玩。鞋一起一落，蝙蝠来了又飞走，明知捉不到，还是不停地扔。有时鞋子落到大人身上，一声喝吓，我们便闹着叫着蹿出门外。

秋天是最忙的季节，屋里屋外堆着刚刨回的地瓜，地瓜蔓儿搭满墙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土腥味。晚上，点起两三盏油灯，大人们忙着用剪刀修整地瓜，去掉根须，准备装地窖。地窖就在老屋正间，三米多深。我很爱擎着油灯随大人下地窖，地窖里暖暖的，窖壁上泛着小水珠，在灯光里闪亮。只要大喊一声，地窖里便发出嗡嗡的共鸣。因为在下面干不了多少活，且给大人“帮忙”，所以住不了多长时间，便被撵出窖外。

冬天最引人的事是打雪仗和打檐头上的冰凌吃。下雪不冷化雪冷，雪化时，雪水从屋檐往下流，用不了多长时间，檐头便垂下一排冰棒，用手是取不到的，一般是用棍子敲，摔得满地都是，我们捡粗大的互相比试，或咬上一口，咯嘣咯嘣地嚼着，但吃不上几口就扔了。手冻得像针扎，只好放在嘴上，用哈出的热气暖着。

我爹读过几年私塾，冬天的晚上，经常背倚墙壁，腿伸被窝，戴着黑框眼镜在油灯下读书。有一本浅褐色的古书，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冰天小史》，讲一个叫西亚的人在林海雪原上的故事。他有一条狗叫“刻不离”，后来和一只大灰狼血战死了。每次听这个故事，我都哭得满脸是泪。我爹讲的最多的故事是《聊斋》。我最爱听“崂山道士”、“义犬”、“偷桃”等故事，对“画皮”一类故事感到害怕。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是个风雪的晚上，油灯把屋里的一些东西的影子映上墙壁，那鬼的嘴脸在我眼里活了起来，青面红发，血盆大口，牙齿白森森的，我把头缩进被窝，紧闭双眼，可那个鬼影还在眼前晃动，只好把眼睁开，直到困了睡去。我爹也常吟诵一些古诗给我和哥哥听，“清明时节雨纷纷”、“南北山头多墓田”、“重重叠叠上瑶台”等一些诗句，很早就印在我脑子里。我娘有时也跟着说几句，只是常把字句颠倒过来，读成“何曾一滴到九泉”、“行人路上欲断魂”。每当听到我娘读诗时，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老屋最叫人害怕的事是老黄（黄鼠狼）夜里咬鸡。那时的鸡很贵重，丢了鸡是不得了的大事，有些泼女人丢了鸡，能站在门口和胡同里骂上整整半天。静静的夜晚，全家人都睡了。突然，一阵剧烈的拍打窗户声把我惊起。我娘大声呼喊：“噢—噢—打—打！”我爹不知什么时候已冲到屋外，抄起了铁锹。我蜷缩在被窝里，听他们议论那老黄有多大，咬在鸡的什么地方，鸡死了没有，老黄怎样蹿出阳沟。在我当时的印象里，老黄很有神威。

老屋长年失修，屋上的草莓烂了，变成了灰褐色，屋里的墙皮成片成片地脱落。一到刮风下雨天，全家人就不能安睡。我七岁那年秋天，遇上一场大雨，那晚我从梦中醒来，听见窗外的铁桶被雨打得响成一片。爹在屋上大喊“快点，拿席来，再拿几块砖头！”那声音使我的心紧缩起来。不多一会儿，我娘进了屋，身上湿湿的，一些头发贴在脸上。这时我才看清，炕上地上摆着瓦盆、小铁桶，漏进屋的雨水在灯光里一闪一闪的，滴打在盆里的水声很响。还有些地方，发出噗噗的声音，那是没接住的雨水，听了后叫人格外不安。

我盼望雨早一点停，雨不停快亮天也好。

老屋一直伴着我度过童年时代，伴我读完小学、中学。一九六四年七月，我考上了大学，临走的那一天晚上，我娘在老屋的炕上给我打点行装：褂子是搭在天井里那根铁丝上晒干的，碗和筷子是从锅台旁的碗窝和竹筒里取出来的，馒头是用门口草垛上抽下的麦秸草蒸的。望着我娘灯下含泪的眼和花白的头发，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在学校里，我过着贫寒的生活，班上的八个同学住一间宿舍，只有我一人冬天没有褥子，夏天没有蚊帐，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使我连双运动鞋都不敢问津，但这一切我都忍受了，适应了，因为我是从老屋走出来的。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老屋在人世沧桑中也变得面貌全非了。可是，老屋留给我的记忆却丝毫没有淡忘，它激励着我，告诫着我，使我在逆境中奋发进取，使我保持着深厚的乡土本色。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哥嫂，在放满杂物的西院里，我看到一根破旧的门槛，满是裂缝和灰垢，我的心一震，这是老屋的门槛！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郑重地把这根门槛带回了家，放在书桌旁，朝夕相对。

1993.10

沙 枣 树

贺中原

倘不是朋友的提醒，我几乎要将它忘却了。

但此刻它却清晰地闯进了我的记忆：干瘦的躯体佝偻着，骨节粗大的枝条伸向苍黄的天空，总那么铁似的沉默不语。每到夏季，稀疏的叶片中，居然也会绽开银白色的花，居然也捧出一簇簇果实，那一颗颗椭圆形的栗褐色的枣子。

它委实说不上多么英俊潇洒，甚至可以说有点畸形，所以我一向把它视为“禁果”，不敢轻易问津的。

我们班长却喜欢，特地推荐给我：“这是沙枣，好吃哩！”我便也学他的样，扔了一颗进嘴里，于是我们一齐把眉头皱得像个苦瓜。但我终于没好意思吐出个“酸”字来。

“时候到了，就会成熟的。”他安慰我。我半信半疑。

那树底下我们却是常去的。那时候，连队的宿舍还没盖起来，我们都挤在帐篷里。七八月间，太阳没遮没拦，沙漠就像一只炙人的烤锅，连空气都烫手。得不停地往帐篷上泼水，以换取片刻的凉爽。那沙枣树下有一片池塘，旁边我们用柳条编了个障子，闲下来常在里边冲澡。

班长的身体很壮实。他一边嘎吱嘎吱地搓着那身疙瘩肉，一边河马似地打着喷。兴致来了，还会得意地唱几句情歌：

朶妹的心是铜锁子，
开心的钥匙配哩！
强折的沙果没味子，

泵妹妹要情愿哩！

那歌儿虽然好听，却不能大声唱。那年月，连队就像沙海中沉寂的礁盘，缺少色彩和声响。

偏偏生活却总要弄出许多声响来。那天班长正脱得光光的在里面洗得痛快，谁想风恶作剧，一下子把门刮开了，正巧运输班的小玲子走过来打水，无意中瞥了一眼，吓得扔掉水桶，捂着脸边跑边哭喊：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呀！”

据说她回去整整哭了一天！

可怜的班长大约也有一个星期没敢出门。其实谁也不曾说过他什么。

但我的心灵却因她的这声呼喊而震颤。有如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中终于摆脱蜃景的迷惑，第一次发现了新大陆的那一抹青翠。在片刻的沉寂中猛然爆发的那一声狂喊，竟那样强烈地唤起了我的潜意识的最初的觉醒！

那时候，这里是个单色的世界。清一色的黄军装，褪了色，每天上、下工，像一长串枯叶，在枯黄的旷野上移动。连女孩子也是一年到头包扎得风雨不透，夏天甚至还得戴上防蚊帽，像裹在硬壳里的鸡雏。

当我第一次透过那厚重的硬壳打量周围的世界，忽然发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新景象。连队的女孩子身上一个个竟然凸现出那么奇妙的曲线，脸色也红润起来，远望似一片绯云，给这片荒野添了许多色彩。

班长到底比我年长几岁。那天把我叫到一边，先塞给我一把挺大个的沙枣，听我悠悠地嚼出响来，然后递给我一张折叠的纸条，央求我给小玲子送去。那神情，简直像要去干一桩神圣的事业——原来他约小玲子晚上见面哩。他竟然爱上了她！

我不想去，因为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简直不亚于攻打特洛亚城。可